



好好过年

文/田建国

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后,一年一次头等重要的传统节日——过年,也叫春节,已重复又重复地亲历了数十年。过年,无外乎农村人杀猪宰羊,城里人买鸡剖肉;加上贴对联、穿新衣、吃年夜饭、放鞭炮、守岁、祭祖,磕头拜年压岁钱,串门子走亲戚礼尚往来吃席面等等。这些年俗,对我们这些早已被岁月提拔为叔叔伯伯,甚至快被儿女升级为爷爷姥爷尊称的人来说,早已腻歪得没有了新鲜感。小时候那种特别盼望过年的心境早已荡然无存,无忧的童年也如奔流的江河,一去再也不回来。

有些人嘻嘻哈哈地说,过年,就是吃喝玩乐,就是过(烧)钱,就是挥霍。过去,富人盼过年,穷人怕过年。如今,恐怕还是这么个理。有人穷志短者,不靠勤劳致富,为回家过年去偷去抢,甚至杀人越货,打造了春节前发案的高峰期。我这样说,自觉着有点糊涂了!这过年究竟是好,还是不好?如果好,怎么就有上面的说道。如果不好,怎么过年的习俗延续了四千多年人们还乐此不疲,久坐中华民族头号节日的宝座而不退出历史舞台?看来过年还是好啊!要不然人们怎么都盼望着日子天天像过年呢?

过年了,看看父母,走走亲戚,会会朋友,阖家团圆,把酒言欢,亲情融融,年味浓浓,其乐无穷。过年对中国人来说,是思乡情结的释放,是人性归宿的内在诉求,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最朴实体现。血液于水的亲人,最深刻地诠释了

“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”,这份大爱也是众多游子在外打拼的动力之源,我们怎么能淡漠它呢?鲁迅先生在他惟一的一篇爱情小说《伤逝》里告诫我们说,爱情必须时时更新,生长,创造,才能历久弥新。窃以为过年也是一样,也需要过出新的内容来,在变化中守住不变,变的是更新的,生长了的,创造出来的新年味,才不会对过年产生审美疲劳。这就需要好好过年,用心过年。

过年了,亲人团聚了,你我他

得格外响亮。繁星满天的缤纷,美丽着看似平静的村庄,也美丽着农人们的心情。对于孩子们来说,只有亲自放完鞭炮,才算年过得很开心很有意义。

正月初一,是孩子们再高兴不过的事。这一天,都不兴走亲戚,仿佛是把时间专门留给孩子们似的。小孩子早早起床,穿上盼了一年的新衣裳,笑嘻嘻地把小拳头一抱,见到长辈就磕头拜年,磕了头就得给压岁钱,因此,磕的头越多,就得到的压岁钱越多。这也是一年中惟一能积攒零花钱的机会,能不高兴吗?

吃过早饭,爆竹声声,锣鼓喧天,狮子灯笼彩莲船便在公场里开演了,演的人乐,看的人也乐,一演就是一天,一乐也是一天。

正月初二就开始走亲戚,访朋友,人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行走在田野上,穿梭在古镇上,相互祝福,相互问候,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悠闲的,都是愉快的。

正月十五吃过元宵,就算“圆年”了。但孩子们总是恋恋不舍,觉得过年的时间太短,假若天天过年,那该多好。

因而,在那个年代,谁不盼望过年呢?

可带上全家老小,权当是一窝“钻山豹”,走进秦岭北麓七十二峪,爬上大小山头,放开喉咙唱歌,肆无忌惮地秀一把“怕娃落地”歌唱家的“我的太阳”,再吼它个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”,山谷回音做和声。说不定还能遇见仍在找寻华南虎蛛丝马迹的“周老虎”,苦劝他回家过年睡热炕头。当黄昏来临时,搭起帐篷,支起锅灶,来个山地野炊又野营。或住进山中农家乐,吃个热乎乎的记忆香甜农家饭,返璞归真大自然……多么惬意,多么快活!

过年了,在数码相机比较普及的今天,你我他可背上“长枪短炮”,走在西安周边远郊乡间的小路上,东扫西描,拍民俗风情,摄乡间美景。与村姑出嫁的,村民耍社火的,草台班子唱大戏的……不期而遇,美美地咔嚓咔嚓一通,过好

把好摄之徒。

过年了,不想出远门受罪的你我他,可邀约哥们或闺蜜,走上古城大街,逛商场,赏街景,观雕塑,看美女,瞅帅哥,心算口算回头率,养眼养心又养颜。再恰逢好人管“闲事”,出手把跌倒的大爷送医院;一不留神摔碎钱包,拾金不昧交警察;恰遇歹徒凶凶恶恶抢金链、见义勇为露两手……

过年了,如果你我勤劳致富钱多得咬手直想打水漂,又心向往远方,那么就乘飞机腾云飞往青藏高原,驾雾飞向欧美南非……游览祖国大好河山,欣赏西洋异域景色……

年,不好好过是不行的,你可别忘了,“年”是个曾经伤害过人类的巨型怪兽,是一种连虎豹熊黑都敢吃的凶残动物。

年,不好好过是不行的,看你单位都给你发年货、发年终奖了,还给你放一周甚至更长的过年假了,在外辛苦一年的亲人也回来了!

好好过年……

废塑料换来了像泡泡糖一样大小的糖块,含在嘴里,喜在心头,仿佛生活就像蜜一样甜。

宰猪是过年腊月农家的盛事。那时,农人们养猪图过年有个欢喜,谁家杀的年猪越大就越有脸面。一大篮子白浪浪的肉衬着主人的笑脸,腌熏吊挂在宽宽大大的屋梁上煞是喜人。再下来就是把猪头及小件做成一大锅菜,请亲朋好友都来吃,这样轮着请,吃了

东家吃西家,一直吃到腊月底。锅里的油爆出一串串欢笑,锅里的肉溢出四季清香。

转眼到年三十了,村子里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写“对子”(春联)。家门口族事先要推荐有文化的先生,备足笔墨,摆好架式,为乡亲们免费挥毫,大家排起长队,乐呵呵等着属于自己家的对子。天一擦黑,家家户户喜气洋洋在门上贴出了红对子,为家乡的节日更添几分喜庆。此时,年夜饭就从巧妇们的手中散发出浓浓的香味。每逢这时,农人们却没有忘记给先辈们放鞭炮,烧纸钱。祭祀故人不仅是对故人的尊敬,也

表达出对在世老人的敬重。

其实,年夜饭就是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饺子,那时,能吃到饺子已是很满足的事了。由于饺子形似元宝,吃饺子寓意着财运广进。所以,就选饺子也会尽可能地千里迢迢风风火火赶回家,团团圆圆,吃个饱,图的就是这份喜气,图的就是一份热闹,图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的那一份幸福与温馨。

吃过年夜饭,随便走进哪一家,都坐满了人,围在红红火火的火塘边,全在嗑瓜子、喝着茶,说着祝福的话。话语在腊月里和正月都是新的。尤其忌讳“死呀、活呀”,童年无忌脱口而出,大人会拍拍肩,孩子知错伸舌头也就没事了。小孩子欢天喜地,大人们其乐融融。我们这些孩子只知道跟在大人后面串了东家串西家,兜里都装满了花生、糖果。

随着午夜零点钟声的敲响,孩子们找来竹竿,高高地挑着放鞭炮,顿时,千家万户的鞭炮骤然响起,此起彼伏,连成一片,显

得格外响亮。繁星满天的缤纷,美丽着看似平静的村庄,也美丽着农人们的心情。对于孩子们来说,只有亲自放完鞭炮,才算年过得很开心很有意义。

正月初一,是孩子们再高兴不过的事。这一天,都不兴走亲戚,仿佛是把时间专门留给孩子们似的。小孩子早早起床,穿上盼了一年的新衣裳,笑嘻嘻地把小拳头一抱,见到长辈就磕头拜年,磕了头就得给压岁钱,因此,磕的头越多,就得到的压岁钱越多。这也是一年中惟一能积攒零花钱的机会,能不高兴吗?

吃过早饭,爆竹声声,锣鼓喧天,狮子灯笼彩莲船便在公场里开演了,演的人乐,看的人也乐,一演就是一天,一乐也是一天。

正月初二就开始走亲戚,访朋友,人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行走在田野上,穿梭在古镇上,相互祝福,相互问候,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悠闲的,都是愉快的。

正月十五吃过元宵,就算“圆年”了。但孩子们总是恋恋不舍,觉得过年的时间太短,假若天天过年,那该多好。

因而,在那个年代,谁不盼望过年呢?



社火 郭玉军 摄

记得孩提时代,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。办年货、买新衣、祭灶神、做花馍、写春联、闹社火……如果说腊月是年的序曲,那么,闹社火便是年的尾声了。换句话说,闹社火,是“年”这台大戏的压轴戏。

我从小在关中农村长大。五十年代的乡下,文化生活单调而贫乏。父辈们一年四季过着“面朝黄土背朝天,日出而耕,日落而息”的农耕生活。根本无暇顾及娱乐。唯独到了过年时,才有了自娱自乐的时间和氛围。

以乡为单位,选一块较大的打谷场,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扶老携幼,竞相前来观看。锣鼓声中踩高跷的,耍武术的,跑旱船的,扭秧歌的,大头娃娃穿梭在秧歌队伍之中,边扭边做出滑稽的动作,逗得人们哈哈大笑。然而,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出彩的,莫过于独具关中特色的“芯子”。只见几个穿着古典戏装的儿童,被大人固定在竹竿上,其身后的长竿末梢上,再固定着另一个儿童,长竹竿竖在空中,足有二层楼房那么高。下面是一个方桌底座,竿子就捆绑在桌子的腿上,由四个壮年男子用肩膀抬着,旁边还紧跟着一个壮汉,举着一个顶端做成三脚架的长竿,以备“芯子”上的儿童休息用。“芯子”跟在秧歌队伍的后边,向着打谷场方向行进。

“芯子”,是各个村子轮番上阵的拿手戏。“芯子”上的儿童,一般提前一周就选好了,条件是四岁以下,乖巧听话,眉目清秀。谁家的孩子如被选中,不仅家长脸上光彩,亲戚朋友也引以自豪,孩子还能得到两元钱的补贴。

五十年代初,刚满三岁的我有幸入选“芯子”戏童。正月十五那天早晨,正在院子放炮的我被母亲叫到屋内,简单地吃油炸麻花和花馍,因为上“芯子”有“约法三章”:不准吃稀饭之类的流食,以防表演过程中撒尿,欲下“芯子”非常麻烦。吃罢上午饭,母亲

领着我来到村长家,一个和我同岁的女孩,还有一个比我小的男孩已先我到达。不一会,来了三个行家手里的中年人,熟练地给我穿上武将的铠甲戏装,我身后的小伙伴被打扮成“小武松”;头上的武士帽前还别着一个绒球。再看与我同年的女孩,身穿穆桂英的戏装,身后还插着四面小旗,头戴凤冠装饰,煞是英俊威武。打扮好后,我被领着走出村长家,门外墙上靠着一个梯子,男小伙伴先

被抱上梯子,大人将他的腰部和腿用帆布和竹竿捆绑在一起,再把我抱上梯子,把竹竿固定在我的背部。这时,我才发现我背后的竹竿上,已事先用铁丝固定好一个四方木架子,架子的另一端,是用来固定小伙伴身后竹竿的。这样,我俩就分别被固定在两根竹竿上了,我背后的竹竿再被固定在方桌上。

一切准备完毕,待村里的秧歌队扭着舞步走过来时,我被抬着跟在秧歌队伍后面向前行进。

村里的大街小巷,村外的田间地头站满了围观的村民,男女老少都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的“芯子”上的戏童,有指手画脚的,有交头接耳的,我们成了“社火”表演队里的小明星。待表演完毕,我们得到“解放”,被一一松绑放下。这时,我看见我背后杆子上小伙伴冻得红扑扑的脸上,已是一把鼻涕一把泪

的狼狽相。母亲拉过我冻得冰凉的小手,心疼地放到她的胳肢窝里,边暖边抱怨:“以后说啥也不让我娃再上‘芯子’了!”

时光荏苒,转眼60年过去了,当年表演“芯子”的我,已步入中老年行列。每逢到了百节为首的日子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闹“社火”——这个民间的艺术奇葩。那关中“芯子”的竹竿上,凝聚着我趣味的童年,有自豪,有亲情,更有着浓浓的乡土情怀。

过年

文/王印明

雪花里的年

诗/潘新日

终于 我在一场雪里找到了它
披着红红的对联
挑着饱满的鞭炮
描述团圆和欢乐
和深深的祝福

我在雪花的内心看见它
晶莹的水珠化在焰火里
幸福在默默地注视它 倒塌的福字
是父母定下的规矩

雪花里的年
炊烟不再流浪 白云不再奔忙
都回家了 在故乡老屋的烛光前
它在微笑 它沉浸在浓浓的年味里
猪头肉 韭菜饺 多么的开心
整个腊月都醉在过年的酒里

此时 贴上窗花
年前的那场雪
就是花间的樱桃

春联如火写大年

文/何宇翔

势磅礴,或苍劲有力,那种“飞白”之韵,绝非印刷品可及。试想,每次开锁或反锁家门,品品书法,闻闻墨香,那真是一种享受,还有一份新年祝福,便开始选春联。

那买哪一幅?此时,一幅隶书吸引了我:大胆的变隶,既有汉隶风骨,又有创新,简直可与大手笔刘炳森媲美!我立即要了两幅。卖春联的大妈说:“姑娘,你是给邻居家带一幅吧?”我说:“不,我给自家明年预备一幅,因为这字太漂亮了!明年不一定还能遇上。”大妈乐了,忙说:“这全是我侄女写的,你看,她来了。”我回过头去,却听到有人叫我名字,天哪!这不是我美专的同学阿红?才半年不见,真该刮目相看。

阿红见我买了两幅她的字,忙收回一幅说:“先拿走一幅,明年再来,那时让你更满意的!”我懂了阿红,知道明年她书写的春联会更好。想想自己,写的是什么春联呀。内容被动,又是美术字。于是,我说:“希望明年我能帮你忙。”阿红开心地回应:“太好了,我正忙不过来,期待你加盟!”

到了第二年年底,练了一年字的我,底气足了,真的加入了阿红的“墨墨坊”,开始了临街写春联,把整条步行街挂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,那场景,以一位顾客的话说是:春联如火写大年。

『芯子』的记忆

文/张鹰



欢 腾